

續幽怪錄目錄

第一卷

楊恭政

涼國武公李翹

麒麟客

第二卷

盧僕射從史

李復言編

辛公平上仙

薛中丞存誠

李岳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質

韋令公臯

鄭虢州駒夫人

薛偉

第三卷

蘇州客

張庚

竇玉妻

房杜二相國

錢方義

第四卷

張逢

定婚店

葉令女

驢言

蔡榮

梁草

李衛公靖行雨

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



海
白
情
金
目
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幽怪錄卷第一

楊恭政

楊恭政甌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
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帚供農婦之職甚
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洒
掃靜室閉門閑居雖隣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
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

李復言編

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于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
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
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掃洒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
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于床上若蛻脫然身已去
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歎之次隣人
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于君家
奏樂久之稍稍上去闔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
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邕遣吏民遠近尋逐皆

無蹤迹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
至廿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之聲異香之芳
從東來復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
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髣髴若有人聲遽走告縣令
李邕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宛在床矣但
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邕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
對曰昨廿五日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止仙雲鶴即
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彩仗霓旌

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
准籍合仙仙師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于是絳童二人
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
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闕青衣引白鶴來
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
捧出綵伏霓旌次第前引至于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
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
幽州人一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

仙同會于此傍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
名宜有真字于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
守真其時五雲參差徧覆崖谷妙樂羅列間作于前五
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翛然遂與塵隔今
夕何夕歡會于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 幾
劫澄煩思今生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 湛
真詩曰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
遙程 修真詩曰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

鳳歌舞上蓬萊 守真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
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 恭政亦繼詩曰人世徒紛
擾其生似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
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
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為誰曰茅君也妓樂
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
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
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即飲以玉盃賜以金簡
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華院四人者出恭政獨
前曰王父清年高無人侍養請迴侍其殘年王父去世
然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唯仙伯哀之仙伯
曰恭政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之會無自墜其
道因勅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叩問昔何修習曰村
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閑即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
胷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
以能去雲鶴來迎即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

其夫服黃冠卽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尚書從按察
陝輔延之舍于陝州紫極宮請王父于別室人不得昇
其階唯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才及階而已亦不
得昇廉使以聞上召見舍于內殿虔誠訪道而無以對
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盃
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同居泗

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乘雨入洛西榆林店掌
店人甚貧待賓之具莫不塵穢獨一床似潔而有一步
客先憩于上矣主人率皆重車馬而輕徒步辛成之來
也乃逐步客于他床客倦起于床而回顧公平謂主人
曰客之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
僕一馬而煩動乎因謂步客曰請公不起僕就他處矣
客曰不敢遂復就寢深夜二人飲酒食肉私曰我頃之
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惡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

肉能相從否一名而來乃綠衣吏也問其姓名曰王臻
言辭亮達辯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自
天生萬物唯我最靈儒書亦謂人為生靈來日所食便
不能知此安得為靈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
憩之會無非前定來日必食於磁澗王氏致飯蔬而多
品宿於新安趙氏得肝美耳臻以徒步不可晝隨而夜
可會耳君或不弃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磁
澗逆旅問其姓曰王中堂方饌僧得僧之餘悉奉客故
蔬而多品則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一
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顧方笑而臻適
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飲甚篤宵會晨分期將來之事
莫不中的行次闌鄉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識臻何為
者曰博文多藝隱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識我乃陰吏
之迎駕者曰天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歟甲馬
五百將軍一人臻曰乃君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
右前後今臻何所以奉白者來曰金天置宴謀少酒肉

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携羊豕各半酒數
斛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言訖而去其酒肉肥濃
之極過于華陰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
測者也幸君能一觀成公曰何獨弃我曰神祇尚侮人
之哀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當
舍于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造焉辛
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灞西見族風卷
塵灑迤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風來撲林轉所間一
旗甲馬立于其前王臻者乘且牽呼臻速登既乘觀焉
前後戈甲塞路臻引辛謂大將軍將軍者文餘良甚偉
揖公平曰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此心于天下鬼神者
且不敢侮况人乎謂臻曰君既召來宜盡主人之分遂
同行入通化門及諸街鋪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門街有
紫吏若供頓者曰人多并下不得請逐近配分將軍許
之于是分兵五處獨將軍與親衛館于顏魯公廟既入
坊顏氏之先簪裾而來若迎者遂入舍臻與公平止西

廊幕次餽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
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稟陰命臻感二君也檢選事
據籍誠當駁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見許
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于道場萬神護蹕無許
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夜宴宴時腥羶衆神自許即可
矣遂行牒牒去逡巡得報曰已勅備夜晏于是部管兵
馬戎時齊進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馬
兵三百餘人步將軍金甲仗鉞來立于所宴殿下五十

人從卒環殿露兵若備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歡佻優贊
詠燈燭熒煌絃竹並作儀而三更四點有一人多髯而
長碧衫皂袴以紅為標又以紫縠畫虹蜺為披結于兩
肩右腋之間垂兩端于背冠皮冠非帟非豹飾以紅罽
其狀可畏忽不知其所來執金己首長尺餘拱于將軍
之前延聲曰時到矣將軍頻眉揖之唯而走向西廂歷
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既而左右紛紜上頭眩音
樂驟散扶入西閣久之未出將軍曰昇雲之期難違頃

刻上既命駕何不遂行對曰上澡身否然可即路遽聞
具浴之聲三更上御碧玉輿青衣士衣上皆畫龍鳳肩
舁下殿將軍揖介胄之士無拜因慰問以人間紛拏萬
幾勞苦淫聲蕩耳妖色感心清真之懷得復存否上曰
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今已捨離固亦釋然將軍笑
之遂步從環殿引翼而出自內閣及諸門吏莫不嗚咽
群辭或收血捧輿不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引三百
騎從如風如雷颺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勅臻送公
平遂勒馬離隊不覺足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開化王
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為臻多謝成君
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扣門一聲有人應者果成君
也祕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來年公平授揚州
江都縣簿士庶授兗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
生疇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叅徐州軍事得以詳聞故
書其實以警道途之傲者

涼國武公李愬

涼武公以殊勲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郾數年攻戰
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為先未嘗殺枉一人誠信遇物發
于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
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
此登天津橋季武為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
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
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
可記我言聞于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
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烟霞季武元不識字記姓名又少
及隨道士言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託得可先白相國
乃驚覺汗流被禮體喜以為相國由當上仙况俗官乎後
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因入憩天宮寺
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謫
仙數滿而去乎材行官業著于國史故不書

薛中丞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替復亞

臺長憲閣清嚴塵俗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開曠之思
及廳吟曰卷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數月閣吏因晝
寢未熟髣髴間見僧童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
第入臺閣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
一僧自稱識達曰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
可入省迎乎閣吏曰此中丞官亞臺本非僧侶奈何妖
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峯靜
居院羅漢大德緣悞與天下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
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閣吏將馳
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問其年正
五十矣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于華山下大
中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叟年可
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于深誠苟有可
為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歷將倍其直固辭

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叟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穰之固非無資也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曰今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以奉報叟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中知潛一遊可乎叟曰甚易于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于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叟喜曰君真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于道左實驚欲迴叟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叟乘麒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叟曰相隨請不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俊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于是從之上升掌拳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險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鞭曰阿郎來紫衣吏數百人

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
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送入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叟
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然實真仙之風度也
其窓戶階闈屏帷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
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
事歡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到以君宿緣合
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
其心三五劫當復相見叟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
遇太清真人名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
生死海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為山者掬土增
高不掬則止穿則陷夫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
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迴視委骸積如山岳四大海
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修之條已
一世形骸雖遠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
遠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為修身之助復乘
麒麟令黃頭執之叟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

于井中復取去竹杖令茂實潛臥衾中復曰我當蓬萊
謁大仙伯明旦于蓮花峯上有彩雲東去我之乘也遂
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之茂實紿之曰初腹痛
忽若有人見召遂掩然耳不知其多時日也家人曰取
藥既回呼之不應已七日矣唯心頭尚暖故未斂也明
日望之蓮花峯上果有綵雲去遂弃官遊名山後歸出
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終不知所在也

續幽怪錄卷第二

盧僕射從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復言編

盧公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不
臣為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紿縛送京師以反狀
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于康州寶歷
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
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門端溪縣女巫者

知未來之事維升召爲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于此廳爲弓弦所遺今尚惡之使君床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堦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即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迴女巫曰僕射却迴矣于是拱立而行及堦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裯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曰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遠未

然伏乞略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
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
寡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
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
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于豪獸故
佛以世界為火宅道以人身為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
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
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
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手變萬化無不
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
可也萬乘之君不及吾况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
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而不言乃
去湘到輦下以奇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
史皆如其言竟終于梧州廬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李岳州

岳州刺史李公倭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年有故

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援成之榜也前一日例以名聞執政初五更凌將候祭酒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鬻糕^者其氣熾熾有一吏若外郡之者小囊擅帽坐于其側欲糕之色盈面凌顧曰此甚賤何不以錢易之客曰囊中無錢耳使曰凌有錢願獻一飽多少唯意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衆競出客獨附凌馬曰少故願請少間凌下路聽之曰某乃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凌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凌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而歷試者亦僅十年心破魂斷以望斯舉今復無名豈不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在一年一年之外成名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于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即如何凌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于冥吏即于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書其名可乎凌曰幾賂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凌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

李公夷簡名倭欲指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倭乃指去溫字注倭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倭詣祭酒祭酒未冠聞倭來怒目延坐徐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姓名狀頭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頻頻見問吾豈輕語者耶倭再拜對曰倭懇于名者若思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冒責奉謂祭酒曰唯唯其聲甚不平倭見其責憂疑愈極乃變服祭酒出之到子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荆不足以謝然迫于大權難副高命祭酒自以交春官深意謂無阻待倭之怒色甚峻今乃不成何面相見因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不副然諾移妄于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于豪權留之不得竊持深願外于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于權右耳請同尋榜措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措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

下李温曰可以遂指去温字注凌字及榜出凌名果在
已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及即饒客之約迨
暮將歸道逢饒客泣示之背曰為君所誤得杖矣牘吏
將舉勘某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實有重杖者凌驚謝之
且曰當如何客曰既而勿復道也來日午時送五萬緡
亦可無追勘之危凌曰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凌
筮仕之初追劾貶降不歇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而
終生人之窮達皆自陰騭豈虛乎哉

張質

張質者猗氏人元和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任月餘
日初暮見數人執符來追其僕亦持馬候于階下遂乘
馬隨之出縣門初黃昏縣吏由列坐門下略無起者質
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遽廢人吏敢無禮如此人亦不顧
出數十里到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去馬步行
約百餘里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門門額題曰地府入府
經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張質遂

入見一美鬚髯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為官本合理人
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實被拚搶地叫曰實本任解褐
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
勘仍敢詆欺取枷枷之實又曰訴人既近請與相見曰
名寃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實曰此人年
少非推某者乃刺祿庫檢到報猗氏張質元和十七年
四月二十一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屈抑事又牒陰
道亳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
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
十一元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
一日受替人檢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
姓偶同遂不審勘錯行文牒追擾平人聞于上司豈斯
容易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其張尉任歸執符者復引
而迴若行高山墜于壘下遂如夢覺乃在柏林中伏于
馬項上雨蓑衣背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
歌之聲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來視之驚曰縣失

官人并馬比莫是乎競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策以送縣其柏林在縣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焉質之馬為鬼所加僕人不知及乘馬出門門吏雖環坐為鬼所隱人亦不見有頃家董求質不得問于隣廳並云不來入厩視馬亦不在而僕夫不覺訪于門吏吏不見出其宰惑之且疑質之初臨也嚴于吏吏怒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歸憩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元和六年質尉彭城

李生者為之宰訝其神蕩說竒以導之質因具言也

韋令公臯

公初無官薄遊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賞以女妻之既而惡為厭薄之情日露公鬱鬱不得志時入幕廷與賓朋從游且摠其憤張公愈惡乘間謂公曰幕寮無非時彥延賞尚欽憚之韋即無事不必數到其見輕也如此他日其妻尤甚憫之曰男兒固有四方意大丈夫何處不安今戢賤如此而知者歡然度日

奇哉推鼓舞人豈公之樂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茅
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簞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媿
強安為有血氣者可笑時公之道未行自疑其命嘗希
乘張之權于仕一旦悟此身茫然於是入告張行意張
公遺帛五束夫人薄之揣知深意不敢言乃私遺二十
束公將別而行也自中堂歸院益州女巫適到見之問
夫人曰向之祿衣入西院者為誰曰韋郎曰此人極貴
位過丞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

所以曰貴人之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
祿衣即者乃百餘人夫人既憫韋之是行也其女且嫁
之間是大喜遽言于相國相國怒曰閨闈中人無端乃
如是且延賞女已嫁此人憐其貧而贈薄請益則加奈
何假託妖巫以相罔乎物怒與之帛五束是日韋行月
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輩延置幕中奏大理評事
尋以鞠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
朱泚窺神器駕幸奉天兵戈亂起征鎮路絕輦下軍士

衣食將闕獨隴州貢獻不絕于道天子忠之乃除御史
中丞行在軍糧使既而妖氛廓清駕還宮闕乃授兵部
尚書西川節度使辭相國歲餘代居其位相國聞之拔
劍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之過左右執之久而方解
問知韋路入朝蓋以輕忽之極無面目復見噫夫人未
遇其必然乎非張相之忽悔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

鄭虢州駒夫人

弘農令女既笄將適盧氏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

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即當來巫當屬見其人官
祿厚薄巫曰盧即非長而髯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
子聳也夫人子聳中形且無髯夫人大驚曰吾女今夕
適人何以非盧生曰不知其他盧非子聳之貞俄而盧
納采夫人怒援巫視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乎即盧
納其身非夫人之子聳也其家大怒共逐焉及夕盧乘
軒車展來親迎之禮賓主禮且解珮約花盧若驚奔而
出乘馬而遁衆宥追之不及掌人素有氣丈夫不勝其

憤且恃其女之容也邀客皆坐呼女出拜其只之麗天
然罕敵指曰此女豈驚人乎今若不出人以為獸形也
衆莫不嗟憤掌人曰此女已奉見衆賓中有能聘願赴
今夕時有鄭駟為盧之儻在坐起曰願事門館于是奉
擇相登車成巫之言只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後數年
鄭仕于京逢盧問其走狀盧曰两眼亦且大如盂牙長
數寸出于口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善乃出其妻
以示之盧大慙而退乃知結禱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苟
求乃驗巫言有徵矣

薛偉

薛偉者乾元元年在涇州青城縣主簿與巫鄰滂尉雷
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
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儉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
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
我覩群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蕪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
筯來聽也僕人走示群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殮而

來偉曰諸公勅司戶僕張粥求魚乎曰然又問粥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于葦間得藏者携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其坐門東糺曹吏坐門西方奕碁入及塔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粥言幹之藏巨魚也曰五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烹之皆然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之曰向烹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因為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榮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寵禽

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于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靈忽有思浴意遂脫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寔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游乎傍有一魚曰願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為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萍掌意尚浮深跡思性廣樂浩

汗之城放懷清江厭巖岨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
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于
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于明無惑失身以羞其黨爾其
勉之聽而自頷即已魚服矣于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
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東潭每
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
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為魚不
能求食乃吞其鉤乎捨之而去有頃饑益甚思曰我是

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鉤趙幹豈然我固當送我歸縣
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
不聽之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
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
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
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為魚遊江何得不拜我弼
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
者奕碁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畏魚直三四

斤餘而既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付
厨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斐怒鞭之我叫諸公
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煞之仁乎哉大
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鱸手王士良者方持双喜而投
我于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鱸手也因
何煞我何不執我白於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于
砧上而斬之彼頭遠落此亦醒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
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奕吏三
君之臨階王士良之將煞皆見其口動寔無聞焉於是
三君並捉鱸終身不食偉自此愈後異華陽丞乃卒

續幽怪錄卷第三

蘇州客

洛陽劉貫詞大歷中求丐于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雋爽之極一相見意頗勤勤以兄見呼貫詞既而携羊酒來宴酒闌曰兄所泛浮江湖間何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泛行郡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行而望十萬乃無翼而思飛者也設

李復言編

令必得亦廢數月霞居洛中左右下不貧以他故避地
音間久絕意有所托祈兄為迴途中之費遂行之望不
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于是遺錢十萬授書
一緘白日逆旅中遽蒙同念既無形迹輒露心誠霞家
長鱗虫宅渭橋下合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孃
奉見時必請與霞小妹相見既為兄弟情不合踈書中
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聰慧使渠助為掌人百緡
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何計自

達久之以為龍神不當我欺試合眼叩之忽有一人應
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
僕拱立于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吳郡即君有書問
者執書以入頃而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
夫人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兒可愛貫詞拜之太夫
人荅拜且謝曰兒子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惠顧數千里
達書渠少失意上官其痕未減一從道去三歲寂然非
君特來愁緒猶積言訖命坐貫詞曰即君約為兄弟小

娘子即貫詞妹也亦當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略梳頭即出奉見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絕代辯惠過人既拜坐于母下遂命飲饌亦甚精潔方對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憑來宜且禮待況今宵患不可動搖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既難獨舉須使輕賚今奉一器其價相當可乎貫詞曰已為兄弟寄一書札豈宜受其賜太夫人曰即君貧遊兒子備述今副其諾不可推辭貫詞謝之

因命鎮國椀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眼赤口兩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誠託人不宜如此乃曰孃年高風疾發動祗對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懼者遣青衣持椀自隨而投貫詞曰此蜀賓國椀其國以鎮灾癘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即貨之其下勿鬻某緣孃疾須侍左右不遂從容再拜而入貫詞持椀而行數步迴顧碧油危橋宛似似初而身若墮下視手中器乃一黃色銅椀也其價只三五環矣大以為龍妹之妾也

執鬻于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龍神貴
信不當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
周視之大喜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直何
止二百緡但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
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蜀賓國鎮
國椀也在其國大穰人民忠孝比椀失來其國大荒兵
戈亂起吾聞龍子所竊已僅四年其君方以中國半年
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其實客曰蜀賓守龍
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
藉君為郵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曉
或欲相啗以其妹衛君耳此椀既去渠亦當來亦銷患
之道也五十日後漕浴波騰灑灑竟日是霞歸之候也
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携過嶺方敢來復貫詞
記之及期往視誠然矣

張庚

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二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

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庾在月下忽聞異香氣馥驚惶之
次俄聞行步之聲漸近庾屣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
艷美無敵推開庾門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
小臺藤架可以樂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代
莫比衣服華麗首飾珍光宛若公王節制家庾側身走
入堂前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華麗
床榻並列雕盤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
者十人執板立者二人左右倚立者十人絃管方動坐
上一曰不告掌人遂欲張樂得無慢易乎既是衣冠且
非異類邀來同歡亦甚不惡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
步月偶入貴院酒肉絃竹輒以自隨秀才能暫出作掌
人否深夜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踈野庾聞青衣受
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傳詞者叩門而呼庾不應推
門門復閉遂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望既入
其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應
何須更召于是二人執樽一人紉司酒既巡行絃竹合

奏簡饌芳珍音曲清亮權貴之極不可名言庾自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是坊中出來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于是潛取枝床石徐開門突出望塵而擊正中臺盤衆起紛紛各執而去庾赴及奪得一盞遽以衣繫之及明解視乃一白角盞盞中之奇不是過也院中香氣數日不散其盞鑲于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辯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之次忽墮地遂不復

見庾明年春進士上第焉

竇玉妻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于同州其時客多賓館頗溢二人聞郡功曹王翥私第空閑借其西廊以俟郡試既而他室皆有人唯正堂以小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廂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被籠此外空然更無他有問其隣曰處士竇三即居也二客以西廂為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迨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

勝前謁且曰勝求解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
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俟即試玉固辭接
對之色甚傲夷勝銜之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
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語笑于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
帷四合竒香撲人雕盤瓊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
八九妖麗無比與竇三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燒
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
即突衝人家竇三者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

辭吸茗而出既下階聞其閉戶之聲乃復聽之聞曰風
狂兒即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隣者豈虛言哉致相突
乃如此豈非君率易也竇誅以非己之居難拒異客必
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故竇
三者獨偃於榻衾中拭目方起夷勝召詰之不對夷勝
曰君畫為布衣夜會公族非習妖幻何以致之麗人不
言其實當即告郡竇曰此固祕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
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于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庄

問其掌庄僕曰汾州崔司馬田也令入告焉出曰延入
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只可愛問竇之先及伯叔
昆弟詰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親重表丈也自幼亦嘗
聞此丈人恨不知其官慰問殷勤情禮優重因令報其
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也是吾之重表
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
李豈得相逢請即梳頭相覓少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子
入其中堂陳設之盛矐若王侯之居盤饌珍華味窮海

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
在何郡曰海內無家萍蓬之士也丈人曰君生涯如此
身事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
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曰孤客無
家才能素薄忽蒙采顧何副眷憐但慮庸虛敢不承命
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
賓客吉禮既^便取今夕于是言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
玉退于西廳具沐浴訖授衣一襲巾櫛一幘引相者三

人來皆聰明之士一人姓王稱郡法曹一人姓裴稱戶
曹一人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
華燭前引自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逸庄一周
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其妻
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
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為夫婦故得
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
得配屬已為夫婦便合相從信誓之誠言猶在耳一夕

而別何太驚人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邇但君生人不
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駕入辭而行常令君篋中有絹百
疋用盡復滿數萬減焉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
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未間晝別宵會爾玉入
辭丈人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
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唱言于人公法訊問
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疋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
來供帳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

有絹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訖遁去不知所
在焉

房杜二相國

房相國元齡杜相國如晦微時嘗自周偕之秦宿敷水
店適有酒肉夜深對食忽見兩黑毛手出于燈下若有
所請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頃復出若掬又各斟酒與之
遂不復見食訖背燈就寢至二更聞街中有高聲呼王
文晟者連呼不已忽聞一人應于燈下呼者乃曰正東

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豐汝能去否對曰吾已
醉飽于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勞君相召呼者曰汝終日
飢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語也對曰吾
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賜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時間命即
子行吾走耳呼者謝而去二君共喜識之竟同入鳳城
詔為名相焉

錢方義

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徽之子寶

歷初獨居常樂第夜如廁童僕無從者忽見蓬頭青衣者長數尺來逼方義初懼欲走入以鬼神之來走亦何益乃強謂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與君殊路何必相見常聞人之見君莫不致死豈方義命當死而見耶將以君故相害耶方義家居華州文兄依佛者亦在在此一且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願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辭乎蓬頭者復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見者正氣不勝自致天橫非登煞之然有心曲欲以託人以此久不

敢出惟貴人福祿無疆正氣充溢見亦無患故敢出相求耳方義曰何求對曰登久任此職積効當遷但以福薄須得人助貴人能為寫金字金剛經一卷一心表白迴付與登即登之職遂乃小人必有厚報不敢虛言方義曰諾蓬頭者又曰登以陰氣侵陽不人雖福力正強不成疾病亦當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則無苦矣方義到中堂悶絕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尚書門人王直溫者居同里久于江嶺從事飛書

求得生犀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召經工令寫金字金剛經三卷貴酬其直令早畢功功畢飯僧讚嘆迴付郭登後月餘歸曰州別墅下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別已十年忽自門入徑到階下方義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門遂前示方帝從之及門失丈人矣見一紫袍牙笏導從緋紫吏數千人俟于門外俛視其兒乃郭登也歛笏前拜曰敝職當遷只銷金剛經一卷貴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極多超轉數等職位崇重爵為

貴豪無非貴人之力雖職已驟遷其厨仍舊頃者當任寔如鮑肆之人今既別司復未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貴人慈察更為轉金剛經七遍即改厨矣終身銘德何時敢忘方義曰諾因問丈人安在曰賢丈江夏寢今夕方困神道可求人非其親人須可自詣適已先歸耳又曰廁神每月六日十六二十六日例當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人即病前者八座抱疾三旬蓋緣登巡畢將歸瞥見半面耳親戚之中須宜相避方

義又問曰幽冥吏人薄福者衆無所得食率當受餓必能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見斯衆暗中陳力必救灾厄方義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見數日不平意欲所言幸于夢寐轉經之請天曉為期唯唯而去及明因召所欽僧念金剛經四十九遍又明祝付與郭登功畢夢曰本請一七數又六之累計其功食天厨矣貴人有難當先奉白不爾不敢來贖也泛祭之請記無忘焉復言頃亦聞之未詳其實大和二年秋與方義從兄及河南兄不旬求岐州之薦道途授館日夕同之宵話竒言故及斯事故得以備書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續幽怪錄卷第四

張逢

南陽張逢元和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福唐縣橫山店
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煙嵐藹然榮杖尋勝不覺極
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鮮可愛其傍有一小
林遂脫衣掛林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
甚若獸踉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

李復言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爪牙之利胷膊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飢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輩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傍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鄭糾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出掌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者吾當迎拜時慮其悟也曰三人之中慘綠者是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為逢而問者逢既知之攢

身以俟之俄而鄭糾到導彼甚衆衣慘綠甚肥巍巍而來適到逢前遂跣銜之走上山時天未曉人莫敢遂得恣食之殘其腸髮耳行于山林單然無侶乃忽思曰本人也何樂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耶乃步步尋之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掛杖亦倚林碧草依然翻復轉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即復人形矣于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其失逢也訪之于隣或云策杖登山多歧尋之杳無行處及其

來也驚喜問其故逢給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
釋教不覺移時掌人曰今且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
求餘不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卽之未回憂負亦
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于公
館館吏宴客坐客有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
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
者乃鄭紉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將殺逢言復父讎衆
共隔之遐怒不已遂白卽將于是送遐淮南勅津吏勿
復渡逢西邁具改姓名以避遐議曰聞父之讎不可以
不報然此讎非故煞必使煞逢遐亦當坐遂遁去而不
復其讎也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必無成而罷元和
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
昉女見議者來日先明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
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傍布囊坐于階上向月

檢書固步覘之不識其字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勢又
非梵書因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世間之
字自謂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
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因何得見固曰非世
間書則何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
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掌人生之事掌人
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辯爾固曰
然則君又何掌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常願

早娶以廣胤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
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雖
降衣纓而求屠博尚不可得况郡佐乎君之婦適三歲
矣年十七當入君門曰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
夫婦之足及其生則潛用相繫雖讎敵之家貴賤懸隔
天涯從官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違君之脚已繫
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為曰此店北賣
菜陳婆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嘗抱來鬻菜于市能隨

我行當即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
逐之入菜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
此君之妻也固怒曰煞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天祿
日子而食邑庸可煞乎老人遂隱固罵曰老鬼妖妄如
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婦必敵苟不能娶即聲妓之美者
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嫗之陋女磨一小刀子付其奴曰
汝素幹事能為我煞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
入菜行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固與奴奔走獲

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力中眉間爾後
固屢求婚終無所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叅相州軍刺史
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鞠詞獄以為能因妻以其女可年
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帖一花子
雖沐浴間處未嘗暫去歲餘固訝之忽憶昔日奴刀中
眉間之說因逼問之妻潛然曰妾即守之猶子也非其
女也疇昔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襦祿母兄次歿唯
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驚蔬以給朝夕

陳氏憐小不忍暫弃三歲時抱行市中為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從事盧龍遂得左右仁念以為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竒也命也因盡言之相欽愈極後生男鯤為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夫人太乃知陰騭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葉令女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女勾大歷中許邑客鄭楚曰及

長以嫁君之子元方楚拜之俄而楚錄潭州軍事造亦辭滿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為子娶焉其吉辰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兵亦止其縣縣隘天雨甚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二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三虎子目猶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投于雨中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窻亦甚堅虎怒搏之樞折陷頭于中為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

方取佛塔塲擊之虎吼怒拏攫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斃既而聞門外若女人呻吟氣甚困劣徐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今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為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今即無損雨甚畏其復來能相救乎元方竒之執燭出視直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儼然泥水皆敵既扶入復固其門捨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僧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前記之曰妾父

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庄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而送歸其家以虎攫而去方坐且制服禮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于縣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于鄭焉

驢言

長安張高者轉貨于市資累巨萬有一驢育之久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張和乘往

近郊營飯僧之具出里門驢不復行擊之即臥乘而鞭之驢忽顧和曰汝何擊我和曰吾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然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說父騎我二十餘年吾今告汝人道歎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為驢酬之無何汝倚吾豐昨夜汝父就吾美侵汝錢一緡半矣汝父當騎我我固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汝強騎我我亦騎汝汝我交騎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膚不當萬錢也直只負汝一緡

半出門貨之人酬亦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錢也楚行王胡子負吾二緡吾不負其力取其緡半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牽歸以告其母母泣曰即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惜將捨債豐秣而長生乎驢擺頭又曰賣而取錢乎乃點頭遽令貨之人酬不過緡半且無敢取者牽入西市楚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半易之問其姓曰王自是連雨數日乃晴和往覘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和東隣

有右金吾郎將張達其妻李之出也余嘗造焉云見驢言之夕遂聞其事且以戒欺暗者故備書之

木工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于地潛祝土地自捩角至于不惑未嘗暫忘也元和二年春臥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來謂其母曰蔡榮衣服器物速藏之勿使人見仍速作婦人裝梳覆以婦人之服有人來問必給之曰出矣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

知所在也言訖走去妻母不測其故遽藏器物裝梳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全弓矢直入堂中曰蔡榮在否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歸怠于其業老婦怒而答之榮或潛去不知何月餘日矣將軍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無亦無器物將軍連呼地界

教藏者出曰諾責曰蔡榮出行豈不知處對曰怒而去不告所由將軍曰王後殿傾瀆此巧匠期限向盡何人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于蔡榮許其年限正當追

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亦復曰某地所由也
以蔡榮每食必相名故報恩耳然莫不驚之計即乎愈
遂去母視榮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
暴卒幹妻乃榮母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雌服
之時有李復者從母夫楊林為中軍團乃于三里鄉遍
聞其說召榮母問之迴以相告泛祭之見德者豈其然
乎

梁草

金吾騎曹梁草得和扁之術者也大和初為宛陵巡官
按察使于公教有青衣美色而艷者曰蓮子念之甚厚
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為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
御史崔公者聞而召為命草詆其脉草詆其臂曰二十
春無疾佳人也公喜苗之送其直於公公以常深念
也偶怒而逐之售于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公寵之也不
悅之意形于顏色然業以去之難復召矣常貯于懷未
一年蓮子暴死草方有外郵之事迴及城門逢樞車崔

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耳向者草入郭遇其柩載歸而請往蘇之崔怒草之初言悲蓮子之遽夭勃然曰定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階前數步之內知公何有草曰此固非死而尸蹶耳十年而一苟不能生之是草術不神于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言乃辭往崔第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于口中夜以單衣卧空床上以練索縛其手足有微火于床下曰此火哀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葱粥噉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苗在廳事俄而蓮子起坐言笑界吏報于公公飛牘于崔蓮子復生乃何術也與草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于公大奇之且夫蓮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勸以與草崔亦惡

其無齒又重于公遂與草得之以神為傳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大和壬子歲調授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友人高損之以其元舅為天官即日與相聞故熟其事而言之命余纂錄耳

李衛公靖

衛國公李靖徵時嘗射獵霍山中寓食山村村翁竒其為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悶

益極乃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叩門久之一人出問公告其迷且請寓宿人曰即君皆已出惟大夫人在宿應不可公曰試為咨白乃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苗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往還或

夜到而喧勿以為懼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食頗鮮美然
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褥褥衾被香潔皆
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公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開者
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
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大郎子報當行两周此山七里五
更須足無慢滯無暴傷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
二人未歸行兩次到固辭不可違時見青縱使報之亦
已晚矣僮僕無任專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

廳中客非常人也蓋請乎夫人曰因自扣廳門曰即覺
否請暫出相見公曰諾遂下階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
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
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喻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
欲奉煩頃刻間如何公曰靖俗客非乘雲者奈何能行
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
勅黃頭被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于鞍
前誠曰即乘馬無陋銜勒信其行馬躩地嘶鳴即取餅

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于是上馬騰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于是隨所躡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憇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其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願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于廳曰何相悞之甚本約一滴何私感而二十之天此一滴乃地上二尺雨也此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祖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並連坐如何公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即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即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惣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于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貞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拗怒而立公曰成獵徒以關猛為事一旦取奴而取悅者人以為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

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迴望失
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
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
難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悅奴之不得乎世言
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而喻耶所以言奴者亦臣
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位極將相矣

